



中国式青春



导言

当超人出生在中国，没有了克拉克·肯特，只有李向阳。由我国自主研发的超人将会是这样的……《悟空传》作者今何在告诉你，幻想还可以是这样。上一辈的记忆与我们这一代的青春，畸形碰撞！

中国式青春

今何在

没有人想到，地球的命运，会因为十二个小时而改变。

当氦星球面临毁灭，他们把这个孩子装入太空舱，送往宇宙。

这小小的太空舱在宇宙中漂流，穿越一个又一个星系，在宇宙中飘动了万年的光流风暴和物质云把这个孩子推向他的目的地：太阳系——地球——北美洲——美国——堪萨斯州——莫维尔小镇。

如果一切都没有偏差，如果每一颗恒星的引力都恰到好处，他会变成美国英雄、传奇的超人。

但是，宇宙间一粒计算外的、只有三万分之一立方厘米的小小尘埃擦过太空舱的表面，使它的速度降低了六亿万分之一。

结果是它到达地球的时间推迟了十二小时。

适者生存。

——Herbert Spencer 《生物学原理》

深蓝色天幕上，一颗流星划过。几秒钟后，巨响震动了大地。

高粱地里，一个黑汉子抬起头来，看着远处照亮半个天穹的红光。他愣了愣，然后大喊：“帝国主义进攻了！他们空袭了公社的猪圈！”

当当当的锣声响起，社员们从四面八方涌向那火光熊熊之处。

忙乱的现场上，大家一边悲愤地抢救着集体的猪，一边唾骂着帝国主义们一看到公社盖了新猪圈就嫉妒的恶毒心态。二十二岁的社员王二丫却好奇地走向了那爆炸的中心，浓雾与尘烟包裹之处。

透过尘雾，她看见自己正站在一个直径十数米、深六米的大坑边上，坑中心的岩石似乎仍没有凝固，正闪烁着怪异的光芒，像许多道长长的血

痕。

王二丫是公社的妇女骨干，她心里想，要是捡到帝国主义的导弹弹片，然后献给国家大炼钢铁那该多好啊。于是她鼓起勇气，顶着炽热，磕磕碰碰走向那大坑的中心。

焦土的中央突然发出了清脆的一响，像是什么弹了起来。王二丫吓了一跳，差点摔倒在滚烫的地面上。这时，随着“嘶——”的长声，像是什么东西漏气的响动，王二丫定睛一看，前方的泥土中，几片巨大的金属片缓缓展开，如巨大的暗色花朵绽放。

王二丫吓得转身就跑，但刚跑几步她又停住了。

她听见了婴儿的哭声。

很快，所有的社员都聚到社里，围在了这个婴孩身边。

“你说这是从那个铁东西里出来的？这帝国主义太可恶了，没有炸药，把小孩都扔下来了。”公社宣传干事鲁大嘴说。

社长于得草说：“也许是帝国主义派来的间谍，想让他从小就偷偷潜伏在我们周围。”

“把他送到县委去审讯吧，说不定能问出……不过……他会说话吧？”武装干事杨育才说。

那小东西看看这帮人，眨眨眼，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妇女同志们，赶紧把你们家这些二百五领回家去教管！”王二丫把那婴孩抱了起来，“这可怜的小家伙，他只是饿了，只是饿了。对不对，小家伙？”

王二丫把孩子抱回了家，后面跟着浩浩荡荡的看热闹大队，还有大嘴婆姨向全村进行现场广播。

“看啊，王二丫把孩子抱回家咧……王二丫她男人瞧见咧……她男人举鞋底子想抽王二丫……双方激烈搏斗……现在王二丫她男人跪在炕下头求饶咧……王二丫挤了羊奶把那小外国崽子喂饱咧，然后还打算给他起名字咧。”

王二丫的男人姓李，于是从社长到猪倌，都开动脑筋。

“叫李卫红!”“李跃进!”“李拥军!”“李全忠!”“李抗美!”“李向阳!”

“嗯，嗯，李向阳好!”所有人都点头，“就是有点耳熟。”

有人在吗，有谁来找?

我说你好，你说打扰。

不晚不早，千里迢迢，来得正好。

——王菲《新房客》

那天，王二丫背着刚呀呀学语的小向阳去田里劳动，听技术员讲解亩产万斤的方法。

“火车跑得快，全靠铁轨道，植物长得快，基本靠灯泡。经科学实验证明，保证二十四小时光照是亩产万斤的重要原因。另外光的谱系也很重要，这就是县科学站发明的高频谱波灯，只要从晚上照到天明，产量就能几十倍的增长。”

于是那夜吃过晚饭，所有人都没回家，全在田里忙着拉电灯架灯泡，为了保证麦田照明，全村的

照明电都掐了，连村长那大收音机的电池都捐出来了。

王二丫一直忙到天蒙蒙亮，灯终于关了，她擦擦汗，望着天边的一丝微红，清凉的风吹来，把刚才灯照的高热驱走，可王二丫恨不得太阳快一点出来，这样庄稼才能接着快长啊。仔细看看麦苗，好像真是比下午长得大些了的样子，看来科学这东西就是管用啊。

突然，她想起孩子还在田边放着呢，虽说高频谱灯下连蚊子都跑光了，可快十个小时没喂奶了，这还不饿得哭都没力气了啊。她心痛地跑到田边，突然呆站在那不动了。

眼前，一岁大的小向阳正在田边小道上踱步。你说这么屁大点小孩，踱步就踱步吧，头上还顶着一拖拉机。小家伙晃晃悠悠来到田边，哗地把拖拉机厢斗里不知啥时装的水倒进地里。

王二丫一直呆到小向阳来回“拎”了三趟水了，才重新想起中国话咋说。

“小……向阳……你这是在作啥啊？”

小向阳转过头，嘴一张，吃力地说：“它……它们……说……渴……我……我……浇水……”

王二丫往地上一蹲，哇一下就哭了。这什么孩子啊，才一岁大就知道给公社的地浇水，这是什么觉悟啊，自己怎么比啊，还当人家妈呢，太羞愧了。

社员们听说了，全跑来看热闹。小向阳胆小，一看人多了，吓得举起一边吃草的大黄牛，就把自己挡上了。

那天九岁的小学生林学大在他的日记里写：“农村变化日新月异，每天都有新鲜事。一切都在向着‘多快好省’发展，这不，小李村李勇叔家的小向阳，才一岁大，就响应‘人人出把力，不在家里吃闲饭’的号召，代替拖拉机下地干活了。”

这作文交上去，立马得了好大一红叉再加一零饼并附赠一批语：“把老师当白痴是资产阶级思想！”

但后来老师实地调查回来，羞愧地重新给了林

学大一个一百分，并说：“这时代变化太快了，报纸上说靠给猪吃酵母粉一个月养出两千斤的大肥猪我还不信，现在我算是服了，再有啥奇迹我都信了。”

县农科所技术员也特地来看望了小向阳，在冲破屋顶飞到天上转体一千二百度又被牢牢接住之后，他飞旋的脑袋得出结论：是因为高频谱灯的照射使人体的生长速度和身体素质也像麦苗的一样成倍增加了，他要立刻写信向上级汇报，并准备向全国推广高频谱灯照射儿童催长法，这样可以在短短几个月内为国家培养几千万壮劳力啊，那超英赶美还不是跟玩似的。

亩产万斤目标实现的日子，大家敲锣打鼓，通宵欢庆，还把小向阳放到挤得像地毯一样密实的麦穗顶上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现在还保存在国家历史档案馆里，题目就叫做：“见证。”

你们发生什么，
还是你欠了她什么，

有甚么舍不得？

——王菲《打错了》

树叶哗哗响，小向阳呼嗖嗖长，一转眼，他就上学了。可是小向阳成绩特别差，一看书就打瞌睡，经常老师写着板书就听到乒乓球在桌上弹动的声音，一回头，那是陷入沉睡状态的小向阳的脑袋。

老师于是总是气急败坏地喊：

“李向阳，出去罚站！”

“李向阳，去操场上跑二十圈。”

“李向阳，背着这些铅球去西沙群岛游二十个来回，记住不要耽误下节课。”

“李向阳，铅球呢？你背艘油轮回来做什么？”

“李向阳，东西用完要放回原处，把学校的食堂原样放好，听见没有？”

“李向阳，快把物理老师放回对流层来！”

那一年，所有的孩子都在四下奔忙，他们在阳

光下纵情地奔跑，响应国家号召，追打着老鼠、苍蝇、蚊子和麻雀。李向阳总是交不够指标，因为地盘早已经划好，谁也不能掠夺别家的四害资源，而李向阳自家的贪嘴老鼠苍蝇们还总被邻家用甜醋臭米啥的吸引过去。后来李向阳只好跑去野外捉，但被很多部门的人拎了回来，地质所说他掏老鼠窝破坏岩石结构造成地面下沉，林业所说他为赶麻雀拔掉了防护林所有的树，空军说他举着大树在北京和上海之间飞来飞去打麻雀影响正常飞行。

李向阳于是又没少挨训。班主任摇头看着他叹气：“李向阳啊李向阳，你什么时候能让大家省点心啊。”

李向阳很沮丧，他也想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可是他总是把事情弄糟。他恨自己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别的同学都可以做听话的小孩，只有他到处惹祸。他跑回家问妈妈：“为什么你要把我生成这样？别人可以写一手好字，我就会弄断铅笔；别人打扫卫生，我只会坐碎桌椅；别人帮五保户做家

务，我只会使五保户无家可归。”

妈妈拍着他的头：“你终有一天会知道，这世界上，你只能一个人活下去。”

那时候，每次小学生出去义务劳动，李向阳所在的红旗一小都是完成任务最多的，比如一天内给县里修了一座水库，或者利用周末开通了县城到青海省的高速公路，等等。

红旗一小的学生们每次去劳动必带的工具就是喇叭，还有大鼓、铙钹等等，一到工地现场，就开始组成队型，整齐划一地喊：“红旗一小最最强，人小志高显锋芒，从小学习爱劳动，长大为国做栋梁……”

只有李向阳一人不能使用这样的劳动工具，因为他是天天罚站的次等生，只好去做一些挖沙搬土的下手活。

那天红旗一小的劳动任务是铺设一条石油管道，基本铺设程序就是由李向阳在大家口号的鼓励下，埋好一根管子，然后把剩下的大铁管全扔出半里之外，再走过去接着挖土铺下一根。

也不知铺出去多远，他回过头，发现已经看不见同学也看不到村庄，不觉有些心里空荡荡的。这时，一个小黑点从后面赶了上来，渐渐变成一个人影，渐渐能看见两条小辫，渐渐能看到一张红苹果似的脸儿。

“给，你要喝水吗？”那双黑亮亮的眼睛望着他。

“你……你气喘吁吁地跟着我跑就是为了给我送水么？”李向阳看着眼前的女孩儿，那是他的新同桌丁丁，也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

“是啊……我关心你……”丁丁累得弯下腰，大口喘气。

“为什么……为什么要关心我……”李向阳心里像被什么撞了一下，觉得这种感觉很奇怪，连他爹妈都习惯了他自己解决一切事情，反正他绝对不会被人欺负，绝对不会出车祸——只要他不欺负人，不制造车祸，他三天不回家他们也不会担心。

“我要关心你……还有……帮助你……因为你是落后同学啊……老师说的。”丁丁终于一口气把

话说完了。

“老师不说，你们就都不肯和我玩是吗？”李向阳突然生气了，水也不喝了，把水壶丢到地上。

“你……你……”丁丁气得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李向阳想，她很快就要哭着跑回去向老师告状了，他以前的所有同桌都是这样做的，然后要求调离他身边，没有人会例外。他早习惯了。

可是丁丁把水壶捡了起来：“你不喝也不要丢掉啊，我觉得你一人做这么多活儿一定很累，特意拿这月零花钱给你灌的桔子水……我……我跑一路一口也没有舍得喝。”

丁丁看着她心爱的水壶掉眼泪，她喜欢喝桔子汽水，就以为李向阳也喜欢喝。她不知道，其实李向阳觉得自己不需要任何水，甚至不需要任何食物，就像他也可以自己完成一切事，不需要任何人的关心。

他有点不敢看女孩子的眼睛，只盯着她那摇晃的辫儿，“我……我赔给你还不行么？”

“那，我至少要两瓶……”女孩子眼珠动动，准备看在好喝的桔子水份上原谅他。

“行……两瓶。”

“要五分钱的那种，瓶子上面有个桔子小人的。”

“……好。”

李向阳没有钱，可现在他需要一毛钱，这样的巨款他一辈子也没见过。

过了两天，放了学，丁丁一出校门，正看见李向阳在校门外站着。

“你不回家做作业，站这干嘛呢？”

“我……”李向阳低着头，把两只手从背后移出来，每手攥着一瓶桔子汽水，每个汽水瓶子上都有一个桔子小人。

丁丁吓了一跳：“你从哪弄来的？你哪来这么多钱？”

李向阳张张嘴，脸一红：“我……我去帮工厂糊火柴盒，一百个一分钱。”

丁丁长出一口气：“吓了我一跳，我以为你把

工厂的万吨水压机搬走卖废铁了。”

她接过桔子汽水，却舍不得喝。她一个月的零花钱也足够买一瓶这样的汽水喝，现在她有两瓶了，却心痛得要命。

“一毛钱可以买好多面粉呢，你干嘛要买桔子汽水给我啊？”

李向阳抬起头，惊讶望着她，大汗直冒：“那……那……那天你哭了……我答应你要还你两瓶。”

“你怎么这么老实，这么傻啊，谁真的要你还啊……”丁丁气得跺脚，“怪不得你成绩差呢，就光力气大，怎么死脑筋啊。”

李向阳脸涨得通红，又低着头，看着自己磨破的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天下午，两个少年坐在山坡上，准备把两瓶桔子汽水喝完再回家。但吮啊吮啊，瓶中的果汁仿佛永远总是这么多。

眼见太阳就要落山了，丁丁有点绝望，“李向阳，你就不能快点喝吗？”

李向阳低低应着，可是嘴里叼着吸管，瓶中的汽水就是不见少。

丁丁知道，那是五百个火柴盒啊，他舍不得呢。

她又看看自己瓶中的汽水，好像剩得比李向阳的还多。

“李向阳，”丁丁望着天边的霞光，“你说，像现在这样，坐在山坡上，看着村庄，手里捧着桔子汽水，是不是就是世上最幸福的生活？”

李向阳很小心地咽下口中含了半天的汽水：“老师说，等我们的理想实现了，那才是世上最美的生活，那个时候，全世界人民都有桔子汽水喝了。”

丁丁觉得很羞愧，自己这么小就先于世界人民做了这么奢侈的事，和一个成绩差的男生，放了学不回家，也不去帮五保老奶奶做家务，反而在山坡上看夕阳喝桔子汽水，真是太罪恶了。

可她就是不愿起身，不愿喝完瓶中的甜甜果汁，相反，她却很希望这个时刻永远这样下去，这

真是奇怪。

“其实我常常想，要是太阳可以永远不落山，那该多好啊。”丁丁眼中映着紫色的晚霞，憧憬着。

“唔。”李向阳叼着吸管漫不经心地应声。

后来丁丁老了，看着她的孙女为男友折千纸鹤，感叹说：“现在的孩子多浪漫啊，赶上了多好的时候啊。我们小时候，哪有什么千纸鹤，连作业本的纸都要铅笔写了又擦用上三遍啊。”

“那就没有什么男孩子送过您东西吗？”孙女问。

丁丁看着窗外，浑浊的目光中映着紫色晚霞：“有，他为我糊了一千个火柴盒。”

有生之年，狭路相逢，
终不能幸免。

——王菲《流年》

帝国主义的阴谋传来，他们要召集西半球的人

在某一个计算好的时刻同时在地面上跳一下，造成 324235935 吨推力，改变地球轨道，好让东半球的人永远都生活在寒冷之中。为了粉碎这个阴谋，大家都开始攒足了劲生小孩，这样才能随时应付可能到来的挑战，以人口的重量改变地球的命运。

第一次交战这一天，大家都被召集起来，在一个黎明之前，在那个推算好的时间到来之前，来到指定的地点。

原野上站满了人，大家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

“好冷啊。”丁丁搓着手，“是不是地球那边已先跳了呢？我怎么觉得越来越冷了。”

李向阳摇摇头：“冷么？我不知道。”

“当然，你这样的傻大个儿怎么能分辨得出冷热呢，把你塞进锅炉你还穿棉袄呢。”

“注意啦。”高音喇叭开始喊，“现在开始倒计时，最后一响时，大家就一起向高处跳。十、九、八、七、六……”

丁丁十分紧张，她紧紧抓着李向阳的手，像是要喘不过气来了。

“我怕，我们会不会输？”

“不怕，我们这么多人呢，那边两个洲加一起也不够拼的。”李向阳觉得丁丁的手指冰凉，他把她的手轻轻抓紧了些，想帮她焐一焐。

丁丁突然抬起头看着他，眼睛那样晶亮。

李向阳的脸一下子烧起来，他忽然明白什么叫做烫啦。

“三、二、一，跳！”

所有人鼓足劲向天空跳去，李向阳也抓着丁丁的手，猛地一蹬。

后来刊出的一张仰拍的新闻照片里，镜头里全是跳在半空中的人，但在更高处，却有两个孩子，飞一般直上云霄。

结果因为这两个人落下的时间和其他人不一样，给地球造成的推力减少了万万分之一，导致这场较量的结果是平局，两个半球的力抵消了，地球还是在原来的位置。

全班同学都埋怨李向阳和丁丁：“要不是你们俩跳得太高，我们早就赢得冷战胜利了。个人英雄主义害死人啊。”

不知不觉发觉，
一切早安排就序。

——王菲《有时爱情徒有虚名》

“你在吗？”李向阳喊。

“我在呢。”丁丁喊。

“哦。”李向阳又往下挖了。

过了一会儿，李向阳又喊：“你在吗？”

“我在呢。”丁丁的声音从上面传来。

李向阳又安心地向下挖去。

过了一会儿，他又喊：“你在吗？”

这次丁丁没有回答。

李向阳抬头向上看去，黑压压的全是岩层，已经看不到洞口的光亮了。

突然一种恐惧紧紧地抓住了他，他觉得自己要

窒息了。扔下铲子，他猛地冲向地面。

丁丁正在洞口张望，被突然冒出来的他吓得摔了一跤。

“你要吓死人啊？”丁丁气得拿摔掉的凉鞋扔他。丁丁已经十六岁了，黄裙白袜，还有舞蹈演员般的腿，可她的鞋却总是比她脚大，也许因为那是从她姐那拿来的缘故。

“刚才，我一个人在底下，听不见你的声音，那么黑，我好害怕。”李向阳气喘吁吁地说。

“哎，你这么大的人了，还怕黑？那我们勘探队什么时候才能为国家找到矿藏啊？”丁丁摇头，“再说你挖得深了，我就算喊你也听不见啊。”

“我听得见的。”李向阳认真地说，“世上所有的声音我都听得见，只要我愿意，几千里外的蚕在吃桑叶，大海的另一处下雨了，我都听得见。”

丁丁呆望着他，好半天才眨下眼，“那我自个儿在家冲澡哼歌，你也听得见？”

李向阳点点头。

另一只凉鞋又飞到了他脸上。

“相信我，我绝不会故意去听这些的，只要我不特意去听，我就听不到了。”李向阳双手乱挥，赶忙努力辩解。

丁丁看着他那满头大汗的样子，扑哧一声笑出来：“反正我也没有在背后说你坏话，我才不怕呢。”

“那你答应我，每隔五分钟，要喊我一次，我听到声音，才不害怕了。”

“可是你要在地底作业好几天呢，我要是不论吃饭走路，每五分钟喊一次你的名字，会被人家笑话的。”

“那怎么办？”李向阳郁闷地低下头。

“这样吧，”丁丁眼睛一亮，“你等等。”她飞似的跑远了，十几分钟后才回来，手中拿着一个亮晶晶的小笛管。

“听得见吗？”她举着那小笛子在嘴边吹着。

李向阳高兴地点点头，可就是这笛声听起来很怪。

丁丁却笑得弯下了腰，好半天才说出话

来：“这是犬笛，主人叫猎犬时用的，人是听不见这个频率的声音的。”

她扬扬小笛子：“好啦，你现在是我的小狗儿啦，不管你跑多远，我一吹这笛子，你就知道我在哪儿啦。”

勘探作业的时间越来越长，李向阳也越挖越深。这一天，他突然噗地挖破了什么，一道光直射而来。他钻出洞口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古怪的地方。

没有熟悉的村庄原野，他爬出来的地方正是一条大马路，无数古怪的钢铁车辆带着刺耳的轰鸣驶过他身边，不知道都在着急地向哪去。抬头一看，无数大厦直插到云里头，挡住了阳光。

“好大的镇子，莫不是挖到石家庄了？”李向阳想。

穿着一身满是泥土的工作服，站在马路中央的他，似乎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所有人都在大厦的阴影里，急匆匆地走路。

这里太嘈杂，人们都说着他听不懂的语言，他

都听不清丁丁吹笛的声音了。

突然一阵惊呼声传来，李向阳抬头看去，只见一个脸上像是涂了黑泥的男人抢了一个脸上像是涂了白漆的女人的包就跑。那女人惊呼着在后面追赶，可周围的路人都像不关已事一样只是闪开一边。

“大白天居然有人抢劫？”李向阳震惊了。他家的小镇睡觉都不用锁房门，因为每家都一样，有什么可偷呢。他飞身而起，落在那人面前。“站住！你不劳动想靠抢劫为生，不会脸红吗？”

那黑大个儿一看他挡路，二话不说，扬起手中一个黑乎乎的家伙，啪地把一个小铁丸打到他脸上，然后又掉在地上。

李向阳把铁丸捡起来：“五讲四美你不知道么？不要乱丢果皮杂物。”

那人却扑通一声跪下来，口里叽哩咕噜一大通。李向阳不懂他的话，但他运用了一下自己的超能力，很快就明白了。

这个人在说：“上帝啊，对不起，我没有想到

你是黄种人啊。”

那白人老太太晃着肥大的身躯追上了来，接过李向阳递给她的包，又是叽哩噜咕一大通。她说的是：“谢谢你啊年轻人，我愿意付二百美元给你做酬劳，请问你的名字？”

李向阳想了想，说：“为人民服务，这是我应该做的，就叫我雷锋吧。”

老太太呆呆地看着他飞天而去，口中喃喃念着：“Leo Fen……”

这一天，李向阳发现这个地方竟然有那么多犯罪与贫穷，他不停地飞来飞去，帮建筑工人盖起了五座大楼，帮九位残废人飞过了马路，帮着急的失主找到了十二条狗，帮警察捉住了三十七名罪犯，顺便解决了两次核弹危机，粉碎了三次恐怖科学家的阴谋，击败了一次外星人的入侵。

于是不到二十四个小时，这个国度所有的媒体都在播放着关于同一个人的报道，这个在空中飞来飞去忙碌不停的人，他的名字叫：“Leo · Fen。”

黄昏，李向阳坐在帝国大厦顶端，孤独地看着

夕阳。

不知何时，一个漂亮的女记者独自攀到了他身边。

“真美啊，不是吗？”她说。

“是的，不过很奇怪，我的眼睛可以看一万里远，可怎么也看不到我家。我想我迷路了。”

“我很同情。我是《环球时报》的记者约瑟芬，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你知道从这儿坐哪趟车能到石家庄吗？”

“哦，抱歉，一会儿我帮你查查，你先回答我的问题——请问本次大选你支持谁？”

“人大代表？我还是支持王进喜。”

“那么，你来到这里是因为热爱这里的自由空气吗？”

“我只是挖坑挖错了地方而已。”

女记者拼命稳住自己才没摔下楼去。这时轰隆声传来，几架螺旋架战斗机围着大楼盘旋起来，架起了机枪。

“这是什么？”李向阳皱了皱眉。

“不关我们的事……”约瑟芬转身对楼另一边喊，“那边的大猩猩，你让一让好吧？我们这边也要拍摄呢，一会儿光线就不好啦，你一会儿再爬上来行不？谢谢啦。”

她转头望向李向阳：“那么……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我怎么样？”

这回轮到李向阳吓得差点摔下楼去：“你、你说啥？”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直接一点儿。这是老板交给我的任务，媒体和好莱坞都需要这个，超级英雄身边都需要有花瓶，你看，我不介意，这样能让我成名……薪水也会涨。我还可以当广告代言人，参加美国小姐选秀……”

“……我不能理解你们的世界。”

“我们的世界？那你们的世界什么样？”

“我们那里没有穷人，也没有富人，每个人都努力劳动，没有人为了自己，都准备随时为集体献身，而集体也为会人们准备一切，住房，工作，还有爱人，从生到死。”

“世上真有那样的地方么？”约瑟芬憧憬着，“也许还是那里好，我找了无数情人就是不相信婚姻；我每天看着飞涨的房价心中恐惧，买房要为银行当三十年的房奴；我每天做恶梦梦见被解雇，然后在人才市场里面挤着……我大学毕业能留在纽约多不容易，现在那些原住民还天天吵着要把外地人赶出去，说是为纽约世博会清理市容……”

她撩了撩头发，不好意思地笑笑，“你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对不对？就像我也不理解你们，为什么可以活得那么简单，那么执着。你们一辈子只有一个爱人，而你们也相信这种爱是一辈子的，是不是？”

李向阳望着远方，霞光在一点点地暗淡下去，变成深紫，和金红缠滚在一起，那么美丽。他想起丁丁也曾这样看着夕阳，说“我希望太阳可以永远不落下去”。他也希望，自己能永远和丁丁在一起。

她现在一定在焦急地吹着笛子，可自己听不

见。

“我要回去了。”他站起身来。

“带我走吧，我要跟你一起回你们星球去。”

约瑟芬眼中闪着浪漫的光。

“……不行，她会生气。”

彼岸没有灯塔，
我依然张望着。

——王菲《彼岸花》

李向阳终于发现自己望遍宇宙都看不到家乡，是因为它根本就在宇宙的另一个方向，自己的脚下，大地的另一边。它近在咫尺，从这里却永远看不见。

飞到空中时，他就听见了那笛声。一遍又一遍，不是五分钟一次，而是声声不断。他向下看去，丁丁正坐在他挖下去的洞口边，夜色深暗，所有人都回家了，原野上空旷寂静，只有她还坐在那里，一遍遍地吹着那犬笛。

他向她飞去，轻轻落在她背后。

丁丁慢慢回过头，看着他，笑着说：“回来了？还没吃饭吧。”她忙着打开放在一旁的饭盒，“我特意帮你留了，不然就被那些家伙抢光了……哎呀，有些冷了，热热再吃吧。”

李向阳默默地看着她，说：“丁丁。”

她突然抛下手中的饭盒，紧紧抱住他，开始哭泣。

“骗子……你骗人……你说我一吹这笛子，你就能听见的……”

“丁丁，我没骗你，我真的能听见。”

她揪住他的衣袖，眼泪擦在他的肩上：“我总是做梦，梦见有一天，你飞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再也不回来。”

“不会的，丁丁，不会的。”

“你发誓。”

“我发誓，只要你吹起这笛子，我就会赶到你身边。”

丁丁破涕为笑了，拿起笛子，在唇边轻轻吹

着。

“听得出我在吹什么曲子吗？”

犬笛的声音其实很尖很刺耳，但李向阳还是认真地听：“是《马兰花》吧。”

“我的小狗真聪明！”丁丁拉起他的手，“我们回去吧。”

“丁丁，我带你飞到天上玩好不好？”李向阳想看丁丁在云间快乐的样子，他喜欢看她笑。

丁丁却摇摇头：“我要你牵着我的手，就这样和我在地上慢慢走。”

她的手心柔软而温暖。他们走得很慢，走过月光下的树林，河流，铁路，前面的路还有很长，但李向阳一点儿也不想再飞了。在高处可以看到蔚蓝的星球，却看不到树叶在阳光下变得透明，可以看到云团的流动，却听不到雨落的声音。最重要的是，天空中没有丁丁。

如果你是假的，
思想灵魂住在别的身體，

我还爱不爱你？

——王菲《如果你是假的》

那一天，他出完差急匆匆地赶回来，落下地时，他看到家中的灯火正亮着。他想走进去，却被拦住了。

“李向阳，你在我们矿务局工作这么久了，竟然瞒着组织私自出国，还上了美帝的电视！你被开除了。”

李向阳愣了愣，他从来没想到他会失掉工作。他突然明白了约瑟芬说的恐惧，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会改变的。包括太阳，也仅仅会存在一百亿年而已。

“还有，经审查你根本不是本地人，父母不详，来历不明，你不能再呆在这儿，你的档案和户口已经被调走，并且注销了。”

没有档案了么？李向阳知道，从一出生起，他的一切就被记录在上面，所有的奖励，所有的错误，所有的经历。可是这一切都没有了，没有人能

证明他存在过，他自己也不能。

他也没有了户口，那么他是哪儿人呢？有什么能证明他可以在这世界上有一席之地？

“你也不属于这个国家，甚至也许都不属于这个星球。你可以每天不停地做好事，但你即使累死，也改变不了这个世界，却只会带来恐慌，因为人们不能面对他们无法控制的事情……我们不需要救世主，你也不是神。你明白了吗？”

“我想见见丁丁……”

“为了她好，你最好永远别见她。当然，对你的家人，也一样。”

“我……明白了。”

李向阳慢慢地转身，向镇外走去，他能听见家中母亲正在念叨：“饭都冷了，怎么还不回来呢……”而另一个地方，有一个笛声正在忽长忽短地响着。

李向阳死了，矿场勘探事故，他被深埋在了地下，永远无法被找到。

那一年，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这是人类的

一小步，美国的一大步。”他幸福地喊，插上了美国国旗。

一转头，看见一个穿白衬衫的年轻人正坐在环形山上发呆。

“小伙子你为什么忧愁？为什么低着你的头？”宇航员问。

“我一直坐在这里，望着我的家乡，还有家乡的她。但是总有十二小时，我看不到她，这段时间，我就十分地寂寞。于是看不到她的时候，我就在地上写她的名字。”

阿姆斯特朗放眼望去，地光的照耀下，整个月球的表面写满了汉字，全是同样的笔划。

“回到地面去，在摄影棚里重拍我们的登月经过，那样公众才更可能相信。”他对队员偷偷说。

李向阳还是呆在月亮上，年复一年，直到月球上再也写不下任何一个字。他站起身来，呆呆望着夜空，突然想起母亲的话。

你终有一天会知道，这世界上，你只能一个人活下去。

他终于做出了决定，不再看她，也不再听那笛声。

只要他不想听，他就听不见。

不能偿还，不用交换，
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你的不满成全我的美满。

——王菲《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离那个小镇两千里之外，另一个李向阳生活着。

时间过得很快，李向阳下乡插了队，李向阳回了城，李向阳送礼托人终于落回了户口，然后找了一份农机厂的工作。

他穿着油污的灰蓝工作服勤劳地工作，从不迟到早退，拿着每月一百六十元的工资，二十岁生日那天，他给自己买了一辆二八的黑色凤凰牌自行车，成为他唯一值钱的家当。

再后来李向阳结婚了，他的妻子是厂工会介绍

的，胖胖的，但人品好。他们第一次见面三个月后，李向阳骑车载着她去看了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进电影院里她说要喝汽水。李向阳在小卖部前站了半天，汽水有桔子的有牛奶的，他拿起两瓶桔子汽水，却又放下，买了两瓶牛奶的。

又三个月后，他们结婚了。

不知什么时候，外面的世界不再安静，李向阳下岗了。他的妻子开始变得爱报怨，说他工作了十几年连个职称都没混到，更不用提给孩子攒买房的钱。

看不清楚，
什么位子，
只是一场，
自以为是。

——王菲《影子》

在地球的另一面，有一个叫雷芬·李的超级英雄，他在白天疯狂地做好事，一到晚上就消失无

踪，就算美国要沉了也不出现。女记者约瑟芬暗恋着他，这已是全国皆知的秘密，全美国人联名呼吁他们结婚，可雷芬·李不为所动。

后来约瑟芬嫁给了一个千万富翁，后来又离了，然后她开始酗酒，吸毒，死在医院里。临死前她嘲笑说：“有一个人可以拯救宇宙，但他拯救不了我。”

每天早晨，李向阳的妻子孩子从梦中醒来，看见早餐已经摆在桌上，一般是豆浆和油条，偶尔也会有不知哪儿买来的热狗与牛奶。李向阳骑着那辆老式二八车送孩子们去上学，嘱咐他们要听老师的话，长大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老爸你的观念早过时啦，现在的老师都说：我不指望你们将来成为啥英雄模范，只要都给我滚进大学去，不要影响我校的升学率和我的奖金。”孩子们说。

李向阳只是无声地笑笑，然后骑车赶去工地打工，他的车头挂着牌子：油漆粉刷水管装修。

天空总是有流星划过，也许上帝把每一个灵魂

都是这样投到世间，可只差十二个小时，人的命运就会截然不同。这些人住在同一块大地上，他们用先进的天文望远镜可以看到几十万光年外是否有生命，却无法互相看见。不论怎么转动，地球永远有一半在黑夜中。

最后每个人都有个结局。

——王菲《寒武纪》

又是许多年过去了。

李向阳在街上走着，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子坐在草地上，手中拿着一根犬笛，轻轻地吹。

那时李向阳恍然觉得，时光并没有过去，丁丁原来一直在那里，她没有变老，也没有离开，她一直在那里等着他。

“我奶奶手里总是攥着一个吹不响的笛子，漆全都磨没了，她却一直放在嘴里吹，说：‘我要是停下，他想回来时，就找不到我了。’”女子平缓地讲述着，脸上没有欢喜也没有悲伤，“……她这

么吹了一辈子，别人都觉得她是疯子，她找不到工作，终身没有结婚，只收养了我的父亲。后来……她住进了医院，再也吹不动笛子了，于是把它给了我，要我每五分钟就吹一次，说是那个人说，如果五分钟听不到她吹响这笛子，他在黑暗之中就会害怕。”

女子讲完笑了笑，“这个故事，说出来都没有人会信的。”

李向阳沉默了很久，说：“是啊。”

我信佛，这有没有帮助？

我试图接近幸福，

可什么是幸福，

我概念模糊。

——王菲《出路》

李向阳来到医院的时候，正是一个黄昏。爬墙虎的影子在墙上摇晃着，风一吹哗啦啦地作响。

他轻轻走到了她的身边。

“你回来了……”老人说，“我知道……你会回来……因为你答应过我，对不对？”

李向阳点点头，默默牵起她的手。她的手心仍然温暖，只是那样皱皱不平。

丁丁笑了起来，看着窗外：“我真希望，这一天永远不要过去。”

李向阳点点头。

后来，那一天真的很久都没有过去，太阳一直斜挂在天边，直到丁丁看晚霞看得累了，闭上了眼睛。

从来就没有人相信过这个故事：有人为了一个愿望，停下了地球。

但他终不能停止时间。

一百年前你不是你，我不是我

一百年后没有你也没有我

——王菲《百年孤寂》